名家心声

文学给予我们希望和生命力

——在中国作家“广西文学周”上的发言

◎岑叶明

【编者按】7月7日，由中国作家协会社联部主办，广西作家协会、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承办的中国作家“广西文学周”在南宁启动。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奕君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启动仪式结束后，举行“努力交出高质量发展的广西文学新答卷”专题座谈会。聂震宁、王宏甲、杨克、李霄明、孔令燕、黄咏梅、王十月、石一枫等受邀作家，凡一平、田耳、王勇英、我本纯洁、岑叶明等广西作家在座谈会上分别发言，共同探讨谋划“文学桂军”的未来。现刊发我市作家岑叶明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以飨读者。

各位领导、老师、文友们：

大家好。

我是岑叶明，1998年出生的青年作家，很荣幸获得本次和大家交流的机会，和大家谈谈写作的事情。

去年九月份，我在北京参加了“科普科幻作家周”活动，会场离天安门很近，我按捺不住自己，骑着共享自行车从天安门前过。在那场活动中，我见到了杨利伟、刘慈欣等等这些以前在电视、书本里才能听到看到的“传奇人物”，这事直至现在想起来，还感觉不真实。昨天我刚在东莞樟木头开了一场我的新书的分享会，也感到有点恍惚，因为我本该初中毕业就去那里的某个工厂打工。但因为文学，我的人生轨迹脱离了原本应该走的轨迹。

去天安门骑自行车那个晚上，我很兴奋，还发了一条朋友圈：“网上说，小明走到天安门用二三十分钟，我们却用了二三十年；网上还说，小明走不出课本，而我们可以走得更远。”以前我总羡慕书本上那个小明，但现在，我这个小明，因为文学，我的身体和思想都能走到很多地方。我感觉我也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学给予我生活另一种可能。

这两年，我有了些发言和被报道的机会，大多时候都是一样的开场介绍：我生在一个封闭的乡村，十三岁那年，看了一本书，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有文学，从此爱上了写作和阅读，人生的轨迹发生弯折。在前几年，我只是埋头写，从什么都写到重心转向科幻，但没有成绩。直到这几年，才开始发表、获奖、出书、翻译，加入中国作协，去到鲁迅文学院，简介慢慢加长……我生长在狭窄的地方，没办法说假空大的话；可是我人生阅历尚浅，作为一个青年作家，说到自己，好像也只能说这些。

文学是很忌讳重复的。昨晚，我在酒店房间写发言稿的时候，我发觉自己又在重复。所以我意识到，当我不断重复的时候，肯定还有什么想说但没说出来的——我想表达文学能给我的，我想要更深层次、更独特的表达，急切让大家能够体会到我内心深处的那种情绪。

我想了很久。我还去泡了个澡，把浴缸灌满水，将头颅淹进水里。我以为会像电影里的那些大人物那样，身体仿佛沉入海底，沉到神秘的未知之境，脑海里闪出很多火花，忽然就悟道——龙场悟道、浴缸悟道什么的。但因为鼻孔朝天，我呛了水，咳嗽了好久。

去年去到鲁迅文学院学习，视野和想法都得到了开阔。这反而让我的写作变得艰难起来。这半年，我都在反反复复思考自己的写作。去年学习回来的时候，我爬了几座山，看见了大地的萧条。五月中旬，因为一个活动，我又要到北京，坐着高铁，穿过河南平整辽阔的土地，窗外绿油油一片，充满了生机。

我感到我的灵感、我的热情在慢慢复苏。我感到某种可能正等着我。

其实我早就应该明白，最鲜活的场景在平凡的生活里。

很多满溢的情感，也并不需要多深沉的表达。所以关于文学能给我什么，我想到一个很常见的词汇：希望。文学给予我们希望，给予我们生命力，让我们摆脱重复，这是它最大的魅力。

文学给我的，我在此和大家分享。我也会通过我的文字，把我得到的，分享给更多的人。

在我的成长中，作协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借此机会，感谢中国作协和广西作协，对关照我们青年作家成长的领导、老师们表示诚挚的感谢。面对今天这个主题，作为年轻人，我很难给别人建议，只能从自己出发。我将继续努力，朝着我看不见的地方走去，肯定会继续磕磕碰碰，但未尝不是一种新的可能。

谢谢大家。

名家新作

大南门（歌词）

◎谭桂铭

郁江江水波连波
大南门多么雄伟巍峨
穿越千年沧桑岁月
依旧飘荡着迷人的歌

荷花装点你的美丽
东湖让你更加动人婀娜
青云大桥是你坚起的琴弦
浔郁平原是你永恒的寄托

啊！大南门
矗立江畔 凝视守望
就为那家园的宁静祥和

郁江江水波连波
大南门多么雄伟巍峨
一砖一瓦虽然斑驳
依旧珍藏着古老的传说

江风轻拂你的脸颊
杨柳让你更加娇美婆娑
姑娘歌舞是你太平的符号
小伙弹琴是你飘逸的洒脱

啊！大南门
通商裕民 笑纳远客
就为那滚烫的人间烟火

（作者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诗意飞扬

蓝眼泪泛滥着春天的爱情海

◎高 云

吻过身体的那一刹那
大海掠过一阵青春的尖叫
漂泊着一路喜怒哀乐
涌起了浪花翻腾的心潮
突然的一场邂逅
注入了春天时节
那桃花四处开放

舒缓的天气之下
沉寂许久的思绪开始流转
雨水却如素线的勾勒
不停地落在樱花和桃叶之间
波澜壮阔
并被不断地演绎出一望无际的形态
落下了倾诉的语境

南风 犹如女孩的娇嗔
听凭涛声或疾或徐
有着动感 韵致和唯美的画面
以及升腾的思想
当大海缓缓展开画轴
见证往后的日子春色依然
只愿天长地久

这是海角里不动声色的叙事
魅惑的风声与潮汐坐怀不乱
恰似若隐若现的花瓣绽开
蓝色在犹豫不决的无尽思虑中来去
弥漫的体香
仿佛千年情爱里的一场回忆
荡漾着属于自己的色彩斑斓

名家荐稿

我奶奶九十度的挺拔

◎赵 娟

【编者按】我市老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莫之棪同志目前已届耄耋，虽行动不便，但他仍然十分关注关心关爱家乡的文学作者，日前，还亲自推荐了两篇文章给本报文采副刊。他在推荐词中说：“我自2017年11月始，先加入我家乡平南县的乡土文友微信群体，2024年8月30日后加入平南作者群，践行我晚年诗句‘以此闲心报土壤’。我还坚持自1981年开始的自我定位：文学创作队伍中一名‘民兵’这角色。我总结为像我这定位，即业余爱好文学（读与写）到头来可摘取‘益己益家益乡益寿’这甜美的结果，可以而且应该积极申报各级作家协会，但如不获吸纳，也不要悲观和抱怨，应一笑了之。”其拳拳之心可见，其赤诚之心可鉴！限于版面，本报选发赵娟的《我奶奶九十度的挺拔》，以飨读者。

记忆里，奶奶的脊梁总是弯弯的，像把拉满弦的弓，又像把缺了口的老镰刀，上半身和地面总是保持着两条平行线，身子骨硬生生折成了九十度的弯角！可是在我心窝里，这佝偻的身影，却比那沙漠的白杨更挺拔，更硬气！她不仅撑起了我整个暖烘烘的童年，而且铸就了我为人处世的品格。

幼年一个盛夏午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烙在我记忆里格外清亮。那天我和弟妹在晒谷场上耍“木人儿”。这游戏规矩是逮人的，要逮住跑着的，快被逮着时喊声“木”就定那儿，得等别人拍醒才能动弹。逮着跑动的谁，谁就输了，得去逮别人，若是全部人都“木”了，则第一个喊“木”就输了，轮到他逮人。那刻蝉鸣声与欢笑声织成欢乐的网，兜住了整个世界的暑气，我们耍得正欢快，谁也没留意天上黑云压得跟锅底似的，直到第一滴雨砸在后颈，我们才惊觉天色早已暗沉如墨。豆大的雨点裹挟着晒场的尘土，把惊慌的哭喊声浇得七零八落。四下里张望，却连个躲雨的屋檐都寻不着。暴雨吓得我们直跺脚，我扯着嗓子哭喊开了：“阿婆呢，阿婆呢……”

突然，一道佝偻的身影拉开雨幕，我看见奶奶顶着瓢泼的大雨，推滚着那直径四尺的圆簸箕，步履蹒跚，往我们这边滚挪。那大簸箕圆滚滚的，是她晌午晒狗尾粟（黄小米）用的。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她弓着腰艰难地把簸箕翻过来，往背上一顶，活像驮着个大龟壳：“快钻进来！”

雨点砸在簸箕上噼里啪啦响，顺着边沿流淌成水帘子，把奶奶的裤腿浇得湿透了。她艰难地弓着九十度的腰，将簸箕用双手努力地托举着，形成脊背的一顶穹顶，我们几姐弟缩在奶奶肚皮底下，倒像一窝躲在老母鸡翅膀底下的鸡崽儿。偶尔探出手指头接雨珠儿玩，听着雨打簸箕弹奏美妙的音乐。尽管大雨滂沱，却浇不灭她身上传来的体温。我的额头抵着奶奶温软的肚腹，听见她胸腔里擂鼓般的心跳与雨声和鸣，心里头甜丝丝的。美滋滋享受着这温暖。奶奶的背虽然弯得跟熟透的大虾公似的，却给我们撑起一方晴朗的天空，在我眼里，奶奶的脊梁，比那沙漠的白杨更挺拔！

每当暴雨突至，我总会想起那个九十度脊梁撑起的大簸箕。奶奶用佝偻的躯体教会我：生命的重量不在于挺拔，而在于担当！

另一个画面在记忆里泛着鸭蛋青的光泽，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那时候家家户户都穷得叮当响，一个农村多孩子家庭，一个月都闻不着荤味儿是正常现象。那年月，荤腥是灶王爷都馋的稀罕物。我太想吃点荤的了，就在屋旁水渠里摸田螺，摸半天，一个田螺都没摸着，倒摸着六个大鸭蛋！我乐得蹦得老高，心想着总算能吃上顿美味了，举着鸭蛋往家窜：“奶奶！煎三个荷包蛋，煮三个蛋花汤，让我们吃个痛快！”（往常奶奶煮鸡蛋，两个蛋要分给四五个娃娃，塞牙缝都不够！）

我立马跑到灶台前咔嚓划亮一根火柴，点燃一灶柴火，灶火映着我发亮的眼睛，火苗把铁锅舔得滋滋响。我咽着口水，铁锅也咽着口水，像在说：鸭蛋，鸭蛋，快到锅里来！

可奶奶拿着鸭蛋却没往锅里磕，她用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按住躁动的锅铲：“这是张婶家的麻鸭生的。”我急得直跺脚：“鸭子自己游在水里生的！又没人看见！又没人知道！”奶奶蹲下身，九十度的脊梁弯成与我平视的弧度，摸着我的小脑袋，奶奶的皱纹挤成了朵朵菊花瓣：“鸭子不懂事，人得明白，不是自家的东西，半根草都不能贪。幼小时贪针，长大后贪金。为人不贪婪，睡觉心也安！走，咱把蛋还给张婶去。”

说完牵着我去村头张婶家。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她牵着我去张婶家还鸭蛋时，夕阳把两道影子拉得老长老长，一弯一直，却同样挺拔。

从张婶家出来，奶奶又摸出贴身红布包，颤抖地数出攒了半年的买盐的钱，上杂货铺买了六个鸭蛋。那天的蛋花汤漂着葱花，香得我差点儿把舌头给吞下去了，至今回味无穷。可更让我深刻的是奶奶说的话语：“为人不贪婪，睡觉心也安！”

如今我从事财务工作，每天经手十万八万如流水。“别傻，做下手脚，往自己口袋里面放点点，哪只田螺不吃澁？人无横财不富啊马无野草不肥……”有人这样对我说时，我耳边响起了奶奶的告诫：“为人不贪婪，睡觉心也安！”虽然我这农民工生活在霓虹灯把某些人欲望折射得光怪陆离的城市，但我心底那标杆始终笃定地指着正道的前方。奶奶用她九十度弯曲的脊梁，丈量出的正直和善良，早已在我血脉里长成了参天挺拔的白杨，让我心怀坦荡，无愧于职务，无愧于一名中国农家女性！

新人出场

父亲与鸭子

◎小钟纸

贵港市覃塘区山北乡，是我的家乡。山北夹在樟木、东龙、蒙公三镇之间，没有自己的集市。乡人习惯按“街墟日”去这三个镇赶集。父亲的小鸭子，便是从这三个街墟上搜罗来的。

家中早年迁到街边，有做小生意的传统。父亲年轻时四处奔波，贩煤贩牛贩米，极少在家务农。老了，他却对饲养、耕种生出兴趣。然而多年不接触，成果总不尽如人意：黄皮树三年未及我高，葡萄结出的是酸涩青果，香蕉仅够家人解馋，水稻玉米收成不如别家，桉树也长得矮瘦。

或许因爱吃，或许想证明自己总有一技之长，父亲在家后面鲤鱼江边养起了鸭子，这回，他倾注了全力。鲤鱼江是郁江的窄小支流，挨着小桥边有处废弃的矿站，父亲修葺了尚能使用的水泥瓦房：最外间放床；左间堆放杂物；后间通露天中堂，给刚买回的小鸭住；最里间开了洞，供散养的鸡夜晚归巢。屋外空地铺了水泥，成为鸭子日后聚集吃饭的场地。鸭子的“大房子”便做成了。

父亲偏爱青头鸭，不喜白鸭、洋鸭等。第一年他试养一百五十只，最后成活了约八十只。鸭子下水后，父亲便不再喂饲料，只喂农家青菜、玉米粒、玉米粉、米糠和米饭。他常将鸭群赶到河中游泳，收割季节则赶入收割后的水田，让鸭子啄食掉落的稻谷和福寿螺、田螺，对此村人也乐意。如此养出的青头鸭，肉质劲道鲜甜。农历七月家乡节日多，按例要用鸭子祭祖，父亲养的青头鸭成了抢手货。我这家中唯一的“文化人”，用毛笔在纸箱皮上写了“放养土鸭”的招牌放在家门口和养鸭场，吸引了不少买家。有一年鸭不够卖，家里买了别家的鸭过节，我一尝便知味道不对，父亲笑我最鬼机灵。

有了经验，养鸭规模逐年扩大：第二年三百只，第三年六百只。父亲一人渐感吃力。小鸭需在清明前买回，养足四个月，不足一百二十天绝不出栏。鸭子饭量随体型剧增，一日三餐。最辛苦是夏日正午送餐：我和父亲戴上草帽，穿上长袖长裤，挑着混有玉米粒、剩饭、玉米粉、米糠和剁碎青菜的鸭食前往鸭场。父亲爱听山歌，便用播放壮语山歌当开饭信号。散落在河里的鸭子闻声而归，浩浩荡荡。父亲看鸭群基本到齐，便用大铲将食抛向它们，群鸭便在嘹亮山歌中快乐进食。

农忙时节，父亲更忙。他戴上草帽、穿上水鞋，在附近田垌转悠，掌握收割进度，规划赶鸭路线。收割后的水田掉满稻谷，是鸭子的天然粮仓。但农人很快会犁田种下季水稻，必须抢在犁田前把鸭子赶入。父亲一早便将鸭赶入收割好的田垌，中午或下午赶回，有时留鸭在田，则需有人看守以防它们祸害未收的水稻或菜园。轮我看守时，常在地头找块空地——水田边、玉米地、甘蔗地或桉树林，铺上垫子，戴上草帽，凉风习习催人困，靠着桉树便沉沉睡去，任鸭子自由四散。

赶鸭需用细长竹竿，竿顶系红、蓝或黑的布条。我与父亲一前一后充当“鸭司令”，挥舞竹竿控制方向。鸭子走陆路过公路时，六百只排开一里地。父亲在前引路，说鸭子是群居动物，只要领头鸭方向对，后边自然跟上；我在后负责看管离队者。偶有鸭子走偏，会带偏一大片，甚至走上公路中央。过往司机也不急，停车等待，形成短暂的无形红绿灯。鸭群全部过路后，父亲向司机们点头致意。若走水路，我们便分走江两岸。窄窄的江段，长竹竿有时能伸到对岸。我走在左岸干枯的玉米秆叶上，雨鞋沙沙响，流水潺潺，鸭子嘎嘎叫，伴着父亲脖子上播放的壮语山歌，构成我对盛夏暑假难忘的回忆。

几年后，父亲体力渐衰，加上要带孙子的任务，便停了养鸭。我还记得与他在田垌看鸭时，广西的暴雨说来就来。有时我带雨衣父亲没带，他便和鸭子一同淋雨。我长大了，不好意思与父亲同披一衣，也未能将雨衣送过田垌给他，只能祈求雨快停，好让他回家换衣。又过了几年，父亲突发疾病，倒在了小鸭最初来到家门的那块空地上。葬礼上，按习俗我们为父亲点水灯照亮离去的水路。在江边跪着，看水灯顺鸭子嬉戏的江水漂远。又在鸭子们曾聚集吃饭的破败红砖房前，为他焚烧纸房纸马纸衣及部分衣物。望着熊熊火焰，我知道，淋在父亲身上的那场暴雨，永远停不下来了。

作家记忆

父亲的鸡蛋

◎吴了了

小时候，我爸将我驮在背上，翻过一座又一座的荒山去到那个偏僻的教学点。还记得四月的山上开满各种鲜花，飞鸟会从你的前方一跃而过消失在丛林里，我就这样趴在我爸的背膀上。

我爸任教的那个教学点在半山腰上三间泥巴房里，其中一间是我爸的宿舍，学校一共有四个年级十来个人，我爸每天从早到晚都重复着一二三四年级来回地上课，那些孩子都淘气极了，我是这么想的，我爸课堂就像是村里在开大会。还记得在学校后面有一眼四季长流的泉水，静静地没有人会知道它会流到什么时候。

一大早，我爸会把我从睡梦里摇醒，从那口巴掌大的铝锅里捞出煮好的面条端给我，面条里躺着一枚荷包蛋。我爸说你是小鬼只能吃一个，你爸我是大人要吃两个。我们吃面条的同时学生们开始打闹着进教室，稍微调皮的会跑到宿舍门口嘻嘻哈哈地看我们吃面条。

小时候的我很胖，这是我爸说的，他老是说驮着我走那些山路就像驮着一头小肥猪，我就跟我爸说我不是猪，我是你儿子。我爸的学生也认为我是猪，他们伸出头在门口外看我吃面条的时候就说，吴老师你家了了吃得真多，像小猪崽一样。然后我就捡起灶里的柴火扔他们，他们跑了我也追不上。我爸将这一切视而不见，他总是笑眯眯地跟我解释，吃得多长得快，吃得多长得快。我就问我爸，我长肥肥了你还背得动我吗，以后我不跟你来学校玩了。我爸说等你再肥点背不动了，就跟你妈在家，我背你弟弟来把你弟弟也养成小猪崽。

吃过早餐，那些调皮的学生也坐好了，我爸会让我坐在一年级的最后排，然后递给我作业本和铅笔。他在讲台上教一年级的学生朗诵，我就跟着一年级的学生朗诵；他教二年级的学生数学，我就在作业本上乱画。等到他讲到四年级时，我又开始跟着一句一句地朗诵。有时候他的学生会说，吴老师你家了了只能读一年级的，我们四年级的不要他学。然后我爸就用教鞭敲敲课桌说，吴了了同学，听见了吗，你只能学一年级的。

但很多时候，我会很惦记教室后面的那眼泉水，我想搞清楚它为什么一直流个不停。我还想爬上教室前面操场旁的柚子树，然后在树叶上荡秋千。

在我的记忆里，那个半山腰上的风很大，夜里风会呼啸地刮过山头。我跟我爸藏在宿舍里，他会递给我几本连环画，在床头的办公桌上点一盏煤油灯。我看连环画时他在批改作业，外面是呼啸不止的风，风偶尔会从窗缝里透进来摇晃着煤油灯。那些灯火一闪一闪地映着我爸的脸庞，我想我睡着了，像头吃饱的小猪。

我爸很少跟我说这个学校的事情，那时的我只有四岁，但这绝不妨碍我对那段时光的美好回忆，我是一个记忆力卓越的人。四岁的时候，我认识很多字，会背很多首唐诗。可我没有因此而得到掌声和赞许，我一直怀疑人类是不会思考的直观的动物，我没有得到表扬的原因是我是一个小胖子，一个圆乎乎的小胖子。而这跟一种食物有关——鸡蛋。

你是知道的，我父亲的学校在极其偏远的深山里，那里最好的食材便是鸡蛋了。你自然会问，你爸是老师又不是养鸡的，哪来那么多的鸡蛋？说起来这是一件有趣又有点心酸的事。简单说起来就是：学校附近住着十几户人家，有人家就会有人养鸡，养鸡就会有鸡蛋，鸡蛋除了可以孵小鸡还可以吃，可以卖钱。刚好我爸是这里唯一的老师，乡亲们为了感谢我爸就把鸡蛋送给我爸吃。如果你认为我爸会白吃乡亲们的鸡蛋你就错了，每到星期一就会有学生家长送来鸡蛋，我爸会照数算钱给学生家长。我爸还规定每个星期换一家，依次轮流送。

我爸就是这样，他把买鸡蛋当成了做好事，可这直接导致我迅速地长胖，而且我爸说了如果我再胖的话他就不再背我了。我把这事告诉我妈，我妈说这不关你爸的事，是你要长个子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爸买那么多鸡蛋有一半是带回来给你弟弟还有阿婆吃的。

我说：我讨厌吃鸡蛋。

（吴了了，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初中辍学开始写作，著有中篇小说作品见《广西文学》《小说界》《红豆》等，凭借《鼹鼠1999》荣获2013年《广西文学》金嗓子喉宝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院西南班第五期学员。）

处女之作

一束光

◎张奕青

夏至已至，“昼晷已云极，宵漏自此长”。夏至，正值萤火虫成虫，赏荧佳节。吾携少辈郊外夜游，欣赏萤火虫那一闪闪的瞬光。

夜幕降临，天空蔚蓝，空气清新，心情舒畅。萤火虫伴着夜色的静谧，让夏夜的蓝空泛起一丝丝温馨。萤火虫振动双翅，在空中来回穿梭，荧光闪闪。天真无邪的儿童迈开大步，追逐萤虫嬉闹，十分开心。吾却随着一闪一闪的荧光，思绪万千，无限感慨。

20世纪70年代，吾步入初中学堂。吾家住在农村，晚上自修回家，须走蜿蜒盘旋十几里凹凸不平、沟沟坎坎、杂草丛生的稻田埂。借助萤火虫的那束荧光，使我避开一次次踩坑，一次次踢石，脚下生风。一次夏夜，一条酒杯口大呼呼作响的吹风蛇正追逐一只青蛙。借助萤火虫那一闪荧光，让我看清楚蛇距我不足五尺，我浑身瑟瑟发抖。好险呀，如果蛇被我踩到，后果不堪设想。从此，萤火虫的那一束光，一直烙印脑海，终生不忘。

萤火虫从成卵、幼虫、成虫的演变，一生周期为一年，而成虫发光只有二至三天。萤火虫发出的是映照前程、映照人心。人，终将缓缓老去，终会告别曾经的风花岁月，历经沧桑走在人世间，岁月东去年轻的容颜，我们不是当初的少年，回不了当初年少的稚嫩。但，我们仍蕴藏着微末的一束光。这束光，亦能照亮归途上踟蹰的身影；这束光，仍缝补时光的缝隙，不要让它无声无息地流淌。

已届六旬、七旬的我们，风风雨雨几十年，见证历史几十载，沉淀着“活字典”“精神导师”的价值，应该释放。哪怕是一个分析、一个点子、一个微笑、一个感悟、一个点头、一个呶嘴等等，这一束余光，都会照亮晚辈前进的方向，昂首阔步地自信前行。

萤火虫的一瞬荧光，足以告慰长夜。我们这一辈的余光，照亮过什么？这一束光，照亮过自己，也温暖过别人。这一束光，终其一生，只为照亮！